

从人蛇矛盾看上古时期人们现实生活的侧面

吴 杰 华

摘要：蛇与人同存于地球上亿年，人与蛇之间不可避免的产生诸多的纠联，其中人对蛇的崇拜是内容之一，也是上古时期人蛇关系的真实。但若转换视角，将眼光转向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情况或许又不一样。由于上古时期的自然环境状况依然良好，蛇类众多，故而现实生活中蛇始终困扰着人们，而人在蛇的威胁面前似乎并未有太多的还手之力，至少在蛇伤的防治方面确是如此，人对蛇亦不可避免地产生浓烈的负面情绪，“龙蛇之孽”、“封豕长蛇”等关于蛇的负面意象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关键词：上古；人与蛇；《山海经》；龙蛇之孽；封豕长蛇

摘要：蛇と人間は共に地球に億年以上住んでいる。人間と蛇の間に避けられなく様々な関わりはあり、人間の蛇に対する崇拜がその中の一つであり、それも上古時期の人間と蛇の真実的な関係を反映している¹。しかし、視点を変え、当時人間の現実生活を注目すると、結論も違うかもしれない。上古時期の自然環境が良いから、蛇の種類が多い。それで、現実生活の中で、人間はへびに困られ続けたが、蛇の脅威に対し、あまり仕返しできないようであり、少なくとも、蛇による病気の予防の面もそうである。人間は避けられなく蛇に深いネガティブな感情を持ち、「竜蛇の化物」、「大きい豚と長い蛇」など蛇に関するネガティブな意識がその感情の反映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上古；人間と蛇；《山海經》；竜蛇の化物；大きい豚と長い蛇

Abstract: Snake has lived on Earth for billions of years with human beings, so it's no strange for them to develop complicate relationship which contains the snake worship. However, if we change our perspective, something will change at the same time. As we can see, the environment of ancient China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as good and a lot of snakes lived in China, but it's not good news for people to face so many snakes. These snakes could attack people at any time, whereas people almost had no active way to deal with snake venom, and the emotion that people hated snake naturally become popular little by little in the battle with snake.

Key Words: ancient China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people and snake; *Shan Hai Jing*; snake and dragon's sin; big pig and long snake.

在1亿多年前,蛇就已经活跃在地球这片土地上,²其出现甚至比人类还早,这意味着在人类出现以后可能就一直与蛇为伴,蛇对人类的影响亦可谓至深。在长期的人蛇接触中,中国人形成了自己对蛇的独特感觉与文化,并形成了对蛇的崇拜,³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形象亦被视为古人蛇崇拜的象征⁴。如此,在中国古人长期与蛇的接触中,对蛇的崇拜已经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甚至现在中国人引以为豪的龙,其与蛇也脱不开干系。⁵在我们遥想上古⁶蛇意象的时候,脑中往往出现地或许也是蛇图腾、蛇崇拜这些内容。但这也只是中国古人与蛇打交道的部分真实,如果我们回到古人的日常生活中,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本文就是试图深入上古时期的现实生活中,探索当时藏于蛇崇拜背后人蛇之间真实的另一面,感受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与艰辛。

一、文献记载中的上古人蛇矛盾

在周朝以前,中国曾长期处于“全新世大暖期”,当时中国气候远比现在温暖湿润,土地上植被密布,沼泽纵横。⁷全新世大暖期之后,经过西周短暂的温度下降,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国气温重新回升,大量亚热带动植物活动于北方。⁸中国大地上更是存在大量且丰富的森林和草原植被,⁹《诗

经·卫风·淇奥》载“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¹⁰《史记》亦载“山西饶材、竹”¹¹等，都描绘了当时北方竹子之盛况。何炳棣先生根据《诗经》和考古挖掘出土等资料，更对其时中国丰富的植物状况作了还原。¹²而当时中国水资源环境亦未遭受太严重的破坏，“在平洼地区江河奔流，沼泽密布”，¹³关中“除了密如织网的河川之外，还有繁若群星的湖泊池泽”，¹⁴当时不仅《国语》有“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决汨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谷”¹⁵之记载，《淮南子》亦有北方“九泽”¹⁶之说。王子今在《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¹⁷中亦对北方丰富的水资源状况作了探讨，就不再赘述。

当时中国植物资源与水资源如此丰富，在此生态基础上大量动物栖息于这片土地上则不足为怪了。例如商代君王经常狩猎，仅捕获的鹿类就常常在百头以上。¹⁸今日在南方都难得一见或不得见的扬子鳄、犀牛、大象等亚热带动物于商周、秦汉时期在北方都有分布。¹⁹在这些丰富的动物种群中，大量蛇的存在就亦不足为奇了，良好的植被和沼泽乃蛇生存繁衍的佳地，加之人烟稀少，故“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²⁰且上古人蛇之间的关系之紧张，若如文献所言，其程度今日可能只能想象，东汉许慎有言，“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²¹在上古，人蛇关系紧张，以致人们见面都会问“没有蛇吧”？当然，这二则材料均为后世文人对这个时代蛇类繁多态势的追忆，但其中追忆并非毫无根据。

根据文献记录，在尧舜时期蛇类可能确实横行，“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²²《淮南子》亦云：“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猋飧、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²³可见在尧那个时代，不论是水逆行，爆发水灾，或是十日并出，出现旱灾，与其相伴随地都出现了蛇患，人蛇关系紧张，故而历史上有大禹驱蛇一说。《孟子》载：“泽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龙蛇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²⁴大禹不仅是治理洪水，而且“驱龙蛇而放之菹”。《论衡》亦曰：“洪水滔天，蛇龙为害，尧使禹治水，驱蛇龙。”²⁵文中同样表明大禹在治理洪水的同时，亦肩负起“驱

龙蛇”的“重任”。

之后情况并未发生较大改善，中国的土地上蛇类仍然较为活跃，如成公二年（前589年）“丑父寝于轡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伤而匿之，故不能推车而及。”²⁶春秋时期丑父在车上休息，竟有蛇爬上车，丑父“以肱击之”导致自己受伤。“晋献公太子之至灵台也，蛇绕左轮。”²⁷晋国太子乘车到灵台，蛇绕车的左轮。“晋文公出猎，前驱还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横道而处。”²⁸晋文公外出打猎，前面有大蛇挡在路中。“齐景公出猎，上山见虎，下泽见蛇。”²⁹齐景公外出打猎，到了泽地即遇到蛇。文公十六年（前611年），“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³⁰鲁文公时期有蛇从泉宫出现，且其数量“如先君之数”。“熹平元年（172年）四月甲午，青蛇见御坐上。”³¹在东汉，蛇竟然进入皇宫，出现在皇帝的御坐上。等等。

这一系列的记载均为蛇类活跃，甚至猖狂的反映。蛇不仅可以在野外大量存在，以致丑父在车中休息蛇能爬上车；晋文公出门打猎，蛇堂而皇之地挡在路中间。即使在人们生活的集聚区域，蛇依然能大肆逞凶，故而在灵台和汉朝皇宫，也依然可见蛇活跃之情状。这些还只是如今文献中可见的事例，而且主人公皆是王公显贵，如此可推测不见记载却经常与自然环境打交道的普通民众遇见蛇的频率应更高，遭受蛇之威胁应更严重。

事实可能也确实如此，众多蛇类，特别是毒蛇，给当时人造成诸多困扰。《论衡》曰：“天生万物，欲令相为用，不得不相贼害也，则生虎狼蝮蛇及蜂蜚之虫，皆贼害人”，又曰“天地之间，万物之性，含血之虫，有蝮、蛇、蜂、蜚，咸怀毒螫，犯中人身，谓获疾病，当时不救，流徧一身。”³²蝮、蛇怀毒，害人不浅，若“当时不救”，很容易丧命。而对于那个时代的人而言，毒蛇咬伤之后想得到及时地救治，恐怕又非常难以实现，“蝮蛇螫人，传以和董则愈。”³³此治蛇毒的方法虽为传言，却是处于毒蛇困境中人们应对的一种努力。面对蛇毒，古人更可能是“蝮螫手则斩手，螫足则斩足。何者？为害于身也。”³⁴面对毒蛇咬伤，当时人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斩去被毒蛇咬伤的肢体。故唐朝孔颖达等人在解释《尚书》时感叹“螫人之虫蛇虺之类，实是人之所苦。”³⁵蛇给当时人造成的困扰，已到了“人之所苦”这种地步。

而除此之外，当时文献暂不见有其他应对毒蛇之法。

以上有关人蛇关系的记载较为贴近生活和现实，至少当是那个时代人蛇关系某种程度上的真实写照。其时人蛇关系紧张，故而古人对蛇之困扰、蛇蜇人也充满感叹和无奈。也正是因为这样，“人见蛇蝎，莫不身洒然”，³⁶人见蛇之后就心生恐惧，浑身“莫不洒然”。

二、《山海经》及出土文物中所见上古人蛇矛盾

上古时期的人蛇矛盾在《山海经》中也有表现。《山海经》相传成于战国时期，后由刘向整理成书，反映的至少为战国秦汉或之前的事情，因其中的内容多“荒诞不经”，³⁷以致司马迁有“《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³⁸之论。在《山海经》中有很多操蛇的形象，如《中山经》：“洞庭之山……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操蛇。”《海外东经》：“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大荒北经》：“又有神衔蛇操蛇，其状虎首人身，四蹄长肘，名曰强良。”³⁹等等。但就是这样看似荒诞的记载，却有类似的图像流传至今。战国秦汉时期的墓中有许多操蛇图像出土，有些与《山海经》中的描述颇为相似，有些虽不甚相同，却也是人蛇关系的某种反映，对我们理解“操蛇”现象有一定的帮助。兹从中摘出数图，以观其概要。

图2-1出土于江苏淮阴高庄战国墓—铜盘外壁⁴⁰，图中人左右手各握一蛇。图2-2出土地与图2-1相同，图案出现在一出土铜匜腹内壁上，图中人也是左右手握蛇。这与《山海经》中“两手各操一蛇”、“左右操蛇”的记载略为



图2-1



图2-2



图2-3



图2-4



图2-5

类似。

古人操蛇形象的形成不会凭空出现，而应当有其现实原型，或者表达着当时民众想要表达的某种意愿。萧兵在解释操蛇现象时，认为蛇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操蛇则是对这种力量的掌控，通过操蛇或者饰蛇，操蛇者可获得某种权力和认可。⁴¹这种解释不无道理，但如果从直观上观察操蛇图，图中人物两手操蛇，而蛇似乎仍表现出挣扎之状，那么将操蛇形象理解为当时人蛇争斗的某种反映，应不会太离谱。而且人蛇争斗的含义在其他操蛇图中表现地更明显。图2-3是重庆化龙桥东汉墓中之物⁴²，图2-4是四川柿子湾汉代崖墓中的画⁴³，两幅图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图中人物均左手操蛇，右手持棍状物体，直观上看乃打蛇之状。图2-5与图2-2同出一物，图中一人右手持一工具，左手握蛇，表现地明显是打蛇的场景。故而，人蛇争斗实乃操蛇图中的应有之意，并非出自臆测。

要而言之，上古时代蛇类众多，人蛇关系不甚融洽，而《山海经》包含不少操蛇形象之记载，汉代又有如此多操蛇形象出现，应为现实生活中尖锐人蛇关系的某种反映。

三、上古时期人蛇矛盾下的蛇意象

无论是什么原因，中国古代确实存在一个蛇图腾或者蛇崇拜的时代，因之，伏羲、女娲二皇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终也被塑造成人首蛇身之形象，许多学者都注意到这些，例如闻一多和何星亮⁴⁴，相关成果亦很多，此不赘述。

不知是否与蛇崇拜有关，蛇在秦汉文献中有着多种积极的意象。

首先蛇可看做是一种瑞兽。“所谓泽神委蛇者也，唯霸主乃得见之。”⁴⁵则委蛇只有霸主才可见，换言之，见委蛇者可成为一方霸主，或已为霸主，可见委蛇在此当为瑞兽。“孝安皇帝讳祐，清河孝王第二子也。少聪明敏达，慈仁惠和，宽容博爱，好乐施予。自在邸第，数有神光赤蛇嘉应，照耀于室内。又有赤蛇盘纡殿屋牀第之间，孝王常异之。”⁴⁶赤蛇在文中乃是孝安皇帝少年神异的表征。不过同样可以注意到的是，作为瑞兽的蛇类，都并非普通的蛇类，而是委蛇或赤蛇，它们或是颜色鲜亮，如赤蛇，要么特殊，如委蛇。故而它们之所以能作为瑞兽，可能本就因为自身具备特殊之处。

另外，蛇还与感恩、女子相联系。蛇感恩的形象源自于一个故事，“随国之侯见大蛇伤者，疗而愈之，蛇衔明珠以报其德。”⁴⁷今日“衔珠”一词仍有报恩之意。而蛇与女子的关联或许出现的很早，“《诗》载熊羆虺蛇众鱼旒旗之梦，著名大人之占，以考吉凶。”⁴⁸《诗经·小雅·斯干》亦言“维虺维蛇，女子之祥。”⁴⁹意即在《诗经》那个时代，蛇就被誉为女子之祥兆。

虽然中国古人曾崇拜蛇，亦可能将蛇作为图腾，且蛇在古人意象中有着种种积极的意义。但当时人对蛇的负面情绪也很重，上古文献中蛇的负面形象颇多。

《汉书》中有“龙蛇孽”之记载，“阴气动，故有龙蛇之孽”，⁵⁰汉人认为龙蛇孽是阴气导致的，而且书中举了诸多事例，如“鲁严公时有内蛇与外蛇斗郑南门中，内蛇死。刘向以为近蛇孽也。”当时郑国有内蛇和外蛇相斗，内蛇死，刘向认为这是蛇孽，因为之后“先是郑厉公劫相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后厉公出奔，昭公复入。死，弟子仪代立。”《汉书》还提及“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七月，赵有蛇从郭外入，与邑中蛇斗孝文庙下，邑中蛇死。后二年秋，有卫太子事，事自赵人江充起。”⁵¹亦将汉朝卫太子受冤事件与蛇斗联系。故所谓蛇孽是将蛇斗与政治斗争等进行比附，将蛇作为“悲剧”发生的先兆，蛇在这个过程中亦被不断赋予负面形象。“蛇无故斗于君室，后必争立。小死，小不胜大。大死，大不胜小。小大皆死，皆不立也。”⁵²这也是将蛇斗与政治悲剧相联系的记载，若可套用《汉书》中蛇孽之逻辑，那么这亦可谓蛇孽

的一种。

另，文公十六年（前611年），“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秋八月辛未，声姜薨，毁泉台。”⁵³蛇从泉宫出入于国之后，姜氏死亡，当时人认为是由蛇造成，故而拆毁泉台。如此对当时人而言，蛇之出现与姜氏之死亡有关联，亦或者说泉宫中出现之蛇预示或导致了姜氏的死亡，故被视为不详，蛇在这个过程中充当的是负面的角色。《汉书》在龙蛇孽中亦载有此事，班固解释时认为“蛇入国，国将有女忧也。如先君之数者，公母将薨象也。”⁵⁴蛇入国被班固解释为女性死亡的预兆。孔颖达对这段话也有过解释，其文曰“人见蛇出而姜薨，以为台是妖之穴，仍谓此处有妖，更将为害，毁之，所以绝其源，安民意也。”⁵⁵孔颖达的解释是人见蛇出之后紧接着姜氏死亡，从而将之归咎于蛇，由于泉台是蛇出现之地，此地被视为妖穴，而且似乎引起了民众的恐慌，故毁泉台以安民意。蛇出现与姜氏死亡本为偶然事件，以古人对蛇的负面情绪，将之划上因果联系或不甚惊奇。但蛇出现之地泉台被想象为妖穴，成为可以祸患民众的不稳定因素，可见当时人对蛇的负面情绪之重非同一般。

《后汉书》中亦专辟“龙蛇孽”，其中有“熹平元年（172年）四月甲午，青蛇见御坐上。是时灵帝委任宦者，王室微弱。”⁵⁶将青蛇出现看作汉室衰微，宦官专权的映射，这也是蛇负面形象的表现。此事亦有作他解者，当时杨赐谏曰：“皇极不建，则有龙蛇之孽。《诗》云‘维虺维蛇，女子之祥。’宜抑皇甫之权，割艳妻之爱，则蛇变可消者也。”⁵⁷对杨赐而言，龙蛇之孽乃皇极不建的后果，本为不详。但他不仅将蛇孽与宦官专权联系起来，要求“抑皇甫之权”，且将之与女子相勾连，希望灵帝“割艳妻之爱”。凡此总总，“青蛇见御坐上”一事贴上的都是负面的标签，被时人多加映射。

蛇本是华夏崇拜之物，到汉朝还是如此，汉朝出现大量伏羲女娲图像就是明证。与此同时，上古人们对蛇又具有非常浓重的负面情绪，甚至《汉书》、《后汉书》中都对“龙蛇孽”事件给予特别关注。这就意味着蛇在意识形态中虽是被崇拜之物，但又遭受到大量负面地表达，而这些负面表达的出现，恰恰说明蛇对人造成了困扰，而且是不小的困扰，因为对崇拜之物进行不满

之表达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故而，蛇负面之意象之所以能够形成，实乃长期人蛇关系紧张，蛇为人害的结果。

上古蛇负面之意象还体现在“长蛇”一词的运用中。长蛇很早就成为中国人之祸患，故《淮南子》有云：“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⁵⁸在尧舜时代修蛇（即大蛇、长蛇）就成为民害，人们对长蛇并无好感，以致春秋时期吴国进兵楚国，楚国申包胥向秦国求救时就将吴国比作封豨长蛇⁵⁹，说道“吴为封豨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⁶⁰认为吴国如同封豨长蛇一般，实为祸害，现在楚国首当其冲。东汉张纲不满梁冀专权，亦曰“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国厚恩，以刍蕘之资，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扬五教，翼讚日月，而专为封豨长蛇，肆其贪叨，甘心好货，纵恣无底，多树谄谀，以害忠良。”⁶¹，言语中就将贪婪、残害忠良之梁冀比作封豨长蛇。长蛇的这种负面意象还一直贯穿于中国历史，如“入翦封豨，出讨长蛇，兵不血刃”⁶²、“况今封豨尚存，长蛇未灭，偷生江表，自安毒酖。”⁶³等等都是此类。

概而言之，蛇虽为受人崇拜之物，但在长期与蛇打交道、为蛇所苦的历史进程中，古人很自然地对蛇产生负面印象，而这种负面印象甚至进入了上层的描述，造就了“龙蛇孽”、“封豨长蛇”这些负面意象，并之以描绘、解释他们的世界，影响流传至今。

结语

每当回首秦汉及其之前的历史，我们总会徜徉于诸子百家的思想之中，从中挖掘古代的文明与文化之美。我们也会为当时的列国纷争、外戚、宦官扼腕叹息，为齐桓公、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歌功颂德等等。其中充斥着高尚、气节、英勇与谋略，也有许多流传至今的故事。我们往往也沉浸在这些被人不断讲述的故事与历史中，百感交集。但当时人的日常现实生活又是如何，却似乎很少有人关注。本文以上古人蛇关系为一视角，观察到的却是上古时期人们的艰辛，面对蛇的威胁，特别是毒蛇咬伤，当时人几乎是束手无策，多采取断手断足这种极端的方式保全性命，人对蛇亦不可避免地产生浓烈的

负面情绪。而这或许并不是特例，在上古时期良好的生态环境状态下，人在与自然接触、交往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威胁，这些威胁既包含毒草、毒虫、老虎、鳄鱼等等，同时又包括毒水、瘴气等等其他的自然要素，这些威胁往往致命。而人面对这些威胁，无法回避，至少下层百姓是如此，因为他们需要通过自然获取支撑自身生存的能量。在防治、反抗手段有限的情况下，这种现实生活中的艰辛或许应该构成我们研究观察的一个视角，以同情的心态来审视较少为人关注的上古历史的这一侧面。

注释

- 1 吴杰华系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中国研究专攻2016级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
- 2 白公湜：《蛇的起源与进化》，《生物进化》2007年第4期。
- 3 相关论著甚多，如[英]丹尼斯·兆著，李鉴踪译：《蛇与中国信仰习俗》，《文史杂志》1991年第1期；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闻一多：《伏羲考》，《神话与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白春霞：《战国秦汉时期龙蛇信仰的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代岱：《中国古代的蛇崇拜和蛇纹饰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卜会玲：《神话中的蛇意象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等等。
- 4 持此观点的如，张志尧：《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与蛇图腾崇拜——兼论〈山海经〉中人首蛇神之神的由来》，《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范立舟：《伏羲、女娲神话与中国古代蛇崇拜》，《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 5 相关研究如，孙作云：《敦煌画中的神怪画》，《考古》1960年第6期；徐乃湘、崔岩岫：《说龙》，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罗世荣：《龙的起源及演变》，《四川文物》1988年第2期；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56-363页；寇雪苹：《先秦文献中的蛇意象考察》，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 6 关于上古、中古的划分，学界尚存在歧义，白寿彝与内藤湖南的观点乃其中较为典型者。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以先秦为上古史，秦汉至明清为中古史。内藤湖南在《中国史通论》的“绪言”中则认为上古当为开天辟地至东汉中期，从五胡十六国到唐朝中期为中国之中世，宋元明清则为中国之近世。拙文为行文方便，采用内藤湖南之学说，文章涉及的时段乃为中国的传说时代至秦汉时期。
- 7 燕生东：《全新世大暖期华北平原环境、文化与海岱文化区》，《环境考古研究》第3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 8 侯仁之：《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 9 史念海等编：《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 10 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9页。
- 11（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3页。
- 12 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25-85页。
- 13 陈文华：《中国农业通史 夏商西周春秋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第6页。
- 14 徐为民：《秦立国关中的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
- 15 徐元浩撰，王树民、沉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95页。
- 16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五《时则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36页。
- 17 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18 孟世凯：《商代田猎性质初探》，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4-222页。
- 19 文焕然等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
- 20（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重印本，第442页。
- 21（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一三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50页。另，此处“上古”与上引《韩非子》中含义大致一样，乃当时人观念中之上古，其实则当为西周之前的时代。
- 22（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47页。
- 23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八《本经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74页。
- 24（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47-448页。
- 25 黄晖：《论衡校释》卷二《吉验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4页。
- 26（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五，（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94页下。
- 27（汉）刘向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新序校释》卷第七《节士》，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885-886页。
- 28（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第六《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48页。
- 29（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一《君道》，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9页。
- 30（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58页。
- 31（南朝）范晔：《后汉书》志第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345页。
- 32 黄晖：《论衡校释》卷三《物势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47页；同书卷二十三《言毒篇》，第949页。
- 33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十七《说林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27页。
- 34（汉）司马迁：《史记》卷九十四《田儼列传》，第2644页。
- 35（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第八《汤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2页上。

- 36 (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十六《谈丛》,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03页。
- 37 对《山海经》之性质,古今有多种不同的论调,范慧莉在《〈山海经〉中的蛇形象》(云南大学2013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将其归纳为“地理‘方物志’说”、“小说说”、“巫觋说”、“神话说”、“图腾说”五类。
- 38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79页。
- 39 以上记载分见于袁珂:《山海经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3、226、318页。
- 40 王立仕:《淮阴高庄战国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
- 41 萧兵:《操蛇或饰蛇:神性与权力的象征》,《民族艺术》2002年第3期。
- 42 胡人朝:《重庆市化龙桥东汉砖墓的清理》,《考古通讯》1958年第3期。
- 43 唐长寿:《乐山柿子湾崖墓画像石刻研究》,《四川文物》2002年第1期。
- 44 闻一多:《伏羲考》,《神话与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 45 (汉)应劭撰,吴树平校译:《风俗通义校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28页。
- 46 (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三,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1页。
- 47 见(汉)班固所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50页颜师古注。
- 48 (汉)班固:《汉书》卷三十,第1773页。
- 49 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54页。
- 50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下之上,第1458页。
- 51 文中二事见《汉书》第1467、1468页。
- 52 (汉)刘安撰,孙冯翼辑:《淮南万毕术》,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页。
- 53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58-1859页。
- 54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下之上,第1468页。
- 55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59页上。
- 56 (南朝)范曄:《后汉书》志第十七,第3345页。
- 57 此记载出现在“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见御坐上。是时灵帝委任宦者,王室微弱。”一事之注解中。此注解亦载“建宁二年夏,青蛇见御坐轩前。”建宁二年与熹平元年仅有三年的差,且《后汉书》在“本纪”中将此事载于熹平元年中,而不见建宁二年有此事,故二事可能为一事,建宁二年可能为熹平元年之误。
- 58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八《本经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74页。
- 59 封豕长蛇本意为大猪和大蛇,引申为贪婪之意。
- 60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四,(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37页。

61（南朝）范曄：《后汉书》卷五十六《张刚列传》，第1817页。

62（梁）沈约：《宋书》卷七十九《竟陵王诞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35页。

63（北齐）魏收：《魏书》卷五十九《萧宝夤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21页。

